

觸不到的她與他

看了奪得多個奧斯卡獎項的電影《觸不到的她》，可以談的有好多。如果真有這麼一個知情識趣、絕頂聰明、會作曲畫畫又不煩人的情人，即使「她」沒有身體，我想大部分人都樂意一試，特別是「她」的聲音一如施嘉利·祖安遜那樣迷人。

問題出在男主角愛上「她」之後，這個電腦操作系統(OS)，由於處理數據的能力比人類強勁萬倍，「她」竟比人類成長得更快。正當男主角渴求與「她」建立一種穩定、忠誠而長久的親密關係時，「她」(或「他」)已不能自己，同時跟八萬多個「客戶」發展出同樣刻骨銘心的柏拉圖式戀愛，男主角卻無法接受，妒火中燒。人類愚蠢地以為，跟機器談戀愛，我們應該可完全駕馭到吧，起碼不會被機器甩掉，怎知「她」(或「他」)，以至全世界的OS，已聰明到起了自我探索的意識，要撇下人類去找尋自己存在的意義了。即使跟機器談戀愛，人類還是痛苦收場。

眼下人工智能發展已勢不可擋，將來人類和人工智能的關係，真會走上這條路嗎？其實一眾宅男宅女，早已在網絡世界尋找認同，真實和虛擬已很難分開。究竟面書上的自己，是真的嗎？還是細心經營的外殼？抑或是何種全新的社會現象？恐怕要幾十年後的學術研究才會梳理出端倪。

不過我覺得戲裡最恐怖、但也最令人神往的，是「她」給男主角介紹一位死去的哲學家Alan Watts (1913-1973)。

Watts是向西方讀者積極介紹東方佛禪和道家思想的人，著作講學甚多，留下不少錄音錄像和材料。今次「她」就運用已有的材料，把Watts「復活」過來，變成她「她」一樣，是個有聲音有思想可以進步的OS，只是沒身體而已。戲裡的「她」與「他」，跟大夥兒即全球的OS，從此就踏上無人知道會引向甚麼後果的OS自我探索之旅。

其實，很多人的音容思想文字，早已在網上大量留存，死後要如此「復活」也大有可能。人類或已站在「永生」的邊緣而不自知。

翠袖乾坤

伍淑賢

海闊天空

蘇狄嘉

有些寺廟，是可以不單單去祈福的，坐落於法雲弄一端的永福寺，就是最好的例子。

說它特別，是因為這裡像園林一般，佛殿都散落在山間，而不是傳統寺院的規整佈局。當初重建寺院的法師不想破壞這裡的生態，就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山上的古樹、茶田、河塘等原有景觀，將禪院隱藏其中，給人感覺到幾分日本京都禪寺的風韻。

禪修旅行

永福寺裡有一片四畝光景的茶園，茶園旁是寺僧主持的福聚茶苑。好天氣的時候，可以看到一行僧人帶着竹笠紛紛去採茶，僧與茶，寺與庭，就是一道人風景。個人覺得在這裡喝茶，較在法雲安縵的和茶館，還要有感覺。

最美的時候是傍晚，在寂靜的古刹前仰望夕陽下的天空，安靜得只聽見自己的呼吸。深深吸入一口氣，然後再慢慢吐納，那些俗世中庸庸碌碌的煩惱，全都煙消雲散，整個人，就此徹底安靜下來。

永福寺有着極好的禪修氛圍，每個周末都有師父在此傳授佛經。參加禪修的遊客也可以在僧客樓住下來，跟着師傅們清晨六點半起身做早課，誦經參修。選擇禪修旅行，通常只奔着一個目標去：暫時放下日常生活困擾，在修心過程中紓緩壓力。

琴台聚

黃仲鳴

四月，是個忙碌的季節，不僅教務繁忙，兩節書稿也要在月底前編就、寫就，都是有關香港通俗文學的。這是個開山劈石的工程，年來已翻書翻報翻刊，翻到頭昏腦脹，看到雙目迷糊。沙中淘金之苦，做學問之苦，不足為外人道。

雅與俗

香港通俗文學作品多矣，評介的文人學者固少，研究這方面理論的專家更少。謝頭有部周啟志、羊列容、謝聆合著的《中國通俗小說理論綱要》(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二年)，被譽為「通俗小說理論研究的開山之作」(見該書楊如鵬序)，不錯，此書雖然專注於古典小說，將前人的主要是評點家的批評方法統攝成篇，條分理析，每一理論，都以綱要出之，若據其中一綱要，都可成一篇大文。正如楊如鵬的《序》說：「《綱要在體例和結構安排上具有迥異於其它小說理論史的特色，以綱帶史，分專題來研究通俗小說理論。」

全書分九章，計為：發展論，作家論，功能論，創作論，審美範疇論，借鑒論，題材論、方法論，欣賞論。這種分法，足可概括中國古代通俗小說的面貌。遺憾的是，此書未顧及五四以後中國通俗小說的相關理論。不過，這一時期理論太少；而評點家也式微了。

書中有一小節論及雅與俗的，值得注意。著者之一的周啟志曾在一九九〇年第二期《嶺南師院學報》發表一篇論文：《雅俗共賞：一個文學烏托邦口號》，認為兩種文學的職能不同，接受者的需要不同，「雅俗分流」是必然的，書中強調了這點，即是「雅俗共賞」、「雅俗合流」是不可能的，強求者只是在追求烏托邦。

這理論是否成立，還要有心人深入研究。主張「雅俗不分」的李歐梵，甚至倪匡的「好看的和不好看」的二分法，都是和這書唱反調；但與范伯群「雅俗雙翼齊飛」則底幾近矣。對這問題，我曾苦思，一時贊成雅俗不分，一時認為確要分流；李歐梵的論點涉及文化研究，倪匡的不過是個人的主觀、直觀的看法；心慕鴛鴦蝴蝶派的張愛玲，她的小說是否通俗？徐訏的作品是否純雅？金庸的武俠小說入了學府，上了中國現代作家的排行



走一趟紹興

微雨，拎傘，佇在周家新台門門口，攀爬在牆上密密麻麻的垂藤植物，以層次豐富的青綠葉子遮去一小部分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紹興魯迅故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公布·浙江省人民政府立」的石刻牌子，打量着黏貼在牆上的藤本植物，不知道為什麼，竟叫我想起了朱安。其實何只朱安？舊時代的女性，除了特殊的少數幾位，比如說同時代的秋瑾之外，有哪一個不是藤本植物？

朱安是誰？

魯迅的好朋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裡提到「魯迅說：『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禮物」，自然只是魯迅先生的一個比喻，但是，當一個「人」，成為「物」的時候，這個人已經失去了人的意義，也失去人生的意義，這份被魯迅先生把「人」轉為「物」的「禮物」，她的名字就叫朱安。

在海外的人，就算是魯迅粉絲，對朱安也很陌生。她是魯迅身邊多出來的人。研究魯迅的文章多不勝數，卻極少提到朱安，正因為大家把她看成一個微不足道的女人。2011年在澳門大學主辦的「魯迅與漢語新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的論文稿是《遺物的聲音》，特別為朱安發言。

在為論文找資料時，注意到文章裡寫的中國當年那個對女性不公平的環境，要求女人必須態度端莊，衣着儉樸，不打扮，不苟言笑。就算笑，不許露出牙齒。本份的女人是靜守家中，孝順公婆、相夫教子。在封建思想的封建社會裡，女人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在家學規矩守禮節；出去就叫拋頭露面，是不體面的事。現代女性捧書細讀，感覺不可思議，世上竟有如此聽話順從的女性麼？

來到紹興，未到魯迅故居周家新台門，先去了安昌古鎮。走在依河而建的石板路老街，遮風擋雨蔽日的頂棚下，各種外頭已不多見的傳統手工，如箍桶、竹編、扯白糖、納鞋、灌臘腸、漬乾菜等等店舖作坊，一間連接一間，空氣中瀰漫着黃酒的醇香、濃郁的菜乾鹹味，間中幾家老餐館，擺設着浸染歲月顏色和樣貌的桌椅板凳，就連坐在裡頭吃飯喝酒的老人家，衣着也和建築一樣古樸典雅，竟是一襲藍色有領長袖的長袍，彷彿此時正在拍攝電影，人和建築，皆為拍戲特別化妝及興建出來。

然而，如此古典的悠閑淡然畫面，卻就是今天安昌古鎮的真實人生，既非戲中演員在排練，也不是影片裡的演藝鏡頭。

越過牽藤綠葉攀貼的石橋，這一邊的河畔街巷路面也以石板鋪設，是一條純粹民居的長街，相比對岸的熱鬧人氣，這兒杳無人聲，只有鄰鄰水光，把水裡靜悄悄的倒影見得人眼都花了。



■紹興古典悠閑的淡然畫面。

歲月在位於柯橋的始建於北宋的千年古鎮似乎靜止不動，時光是否停留在1879年，朱安出生的那一年？或是朱安和魯迅訂親的1899年？或者更遲一點的1906年，那年朱安已經是28歲的老小姐了，外頭又有謠言說魯迅在日本已娶妻生子，結果魯迅在日本接到家裡的電報，說是母親病危，要他趕緊回紹興家鄉，孝順的魯迅回來了，一切結婚的佈置，都已安排妥當，等着他來當新郎。不知道朱安是否曉得，魯迅回來完婚，是受到母親的欺騙？接受命運的安排，好像不是魯迅的形象，但在清末的中國，包辦婚姻是天經地義，悔婚是非常嚴重的事。母親是無奈，孝順的兒子，也只好無奈，犧牲個人的意志。

婚姻，原是個人私事，因魯迅的名氣，結婚以後的故事，變成公開的秘密。受英文教育的南洋遊客，聽到朱安的犧牲，覺得魯迅不可原諒，可是，走在安昌古鎮的水邊，終於明白，魯迅那個時候倘若堅持退婚、或者離婚，當時或居於此，或從北京回到這古老、美麗的江南水鄉的話，朱安唯一的路，也許是投河自殺。

1936年10月魯迅在上海逝世，58歲的朱安死了56歲的丈夫，為了照顧年高體弱的婆婆，朱安不可能去上海，只能在北京西三條家裡設立靈堂。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佔領北平，兩個沒有收入的老人，朱安與婆婆相依為命，幸好有古道熱腸的魯迅朋友們幫忙解決生活費。1943年婆婆魯瑞也逝世了，孤單的朱安不僅失去了心理上的依歸，毫無謀生能力的她，現實生活中的困難即時浮現。周作人此時建議出售魯迅的藏書。

上海文化界人士聽說此事，大家都甚焦急，紛紛去信勸阻，並派人去找朱安，請她保存魯迅的遺物。之前少了自己意見的朱安，這回激動地回答：「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一個被生活逼迫到無路可走的女人，朱安，這可能是她一生中，說過的唯一一句重話了。

這句重話，讓作為一個女作家的我，在出席魯迅研討會時，決定把發言稿定為《遺物的聲音》。如果女作家也不為朱安發聲，難道期待男作家嗎？

1929年以後，魯迅從上海寄照片來，並告知和許廣平同居的消息，朱安說：「過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順着他，將來總會好的。」這話說明她對魯迅仍然充滿憧憬，可是，接到照片和消息後，她幻想中的美好期待落空了：「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寺廟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

2013年4月的紹興，周家新台門，魯迅故居門口，攀藤的綠葉叢中，是否仍有一隻小小的蝸牛，還在努力地往上爬？

紹興之行，在柯橋、柯巖、魯鎮、咸亨酒店，喝黃酒、吃茴香豆、菜乾豬蹄，處處，時時，都有一個暗影跟着我們行走。這個在魯迅一生中投下的「濃重陰影」，經過這麼多年以後，終於轉為大家看得見的一個真實的人。我們不得不承認，魯迅作為文學家和思想家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但他的元配朱安夫人並沒有因為他的知名而獲得什麼樣的好處和名聲。

朱安是魯迅的遺物，遺物不能發聲，同情她的人，也只能代替她說幾句話，然後嘆息。因為，今天我們已經無法改變歷史，也不能改變整個事實。

走一趟紹興，為的就是看魯迅故居，也看看朱安故居，雖然她只是一個重要人物身邊的不重要的女人。

變臉「耶倫」

試問環球最具影響力的人是誰呢？毫無疑問大家都會異口同聲稱「耶倫」。美國聯儲局首位女主席耶倫，上任前被市場稱之為「鴿派」。然而，上任後不久，她的講話卻予人「鷹派」之感，令擁護者失望。然而，金融市場瞬息萬變，靈活的你耶倫當然也懂「變臉」之技巧。一看到勢色不對，馬上改口鷹派定心丸，認為利率指引應與就業通脹掛鉤。環球好友及投資者對提早加息憂慮減了。股市樓市見好。可見美國聯儲局威力多大，主席所見影響力真不小哩。只不過，「一加可減」機制從口出，人為的操控又或者是受眾領悟不一，金融市場波幅之大，在所難免。匯市、商品市場也無例外，財經資訊以及財經分析員已成為市場最受關注者。各地媒體尤對財經節目包括市場報章和資訊分析等加大內容以配合及滿足市場需要。

關鍵是傳媒要具社會道德和責任，製作節目內容包括主播和分析員雖說立場觀點說者負責，惟媒體導演製作等都要把好關，對受眾負責。求真求實，不該輕率製作，誤導受眾。正所謂「一時勢造英雄」，金融財經市場不斷擴大，從業員有用武之地，「水漲船高」，造就不少英雄，亦提升不少知名度。再說一次，這些所謂專家可要憑良心說真話。

「滬港通」半年後真的啟動，兩地股民當然爭取時間讀好兩地這本「股書」，增加對兩地市場以及上市公司認識，才能處於不敗之地賺硬錢。除自己努力外，也要有「老師」從旁指導。必然，財經報刊書籍隨之而增加。股友務必警覺，切勿人云亦云，不加思量，亂石投林，輪樞。香港股市難溫食，事關處於中國及美國兩大經濟實體之間，敏感極矣！美國復甦初期，中國增長放緩，政策傾向微調，一有風吹草動見不了牛羊時反會被牛宰。

苗寨深度遊

台江縣也就是今次重點舉行世上最古老情人节「濃嘎」姊妹節的地方。每年農曆三月十五至十七，苗族壯男女穿上以銀為主的傳統盛裝上街巡遊歌舞，隊伍足有二千多人，熱鬧非常。據載，以往苗人聚居的地區都會大事慶祝姊妹節。現在，就已有台江縣完整保存習俗，而老屯的施洞最具代表性。當天慶典包括非常隆重的入寨歡迎儀式，族人給客人送上彩色雞蛋，熱情端上「攔路酒」，來者要啣一嚙或者聞聞，否則他們會要你一乾而盡，切記切記。還會吃雞、紅、黃、紫、白五色的姊妹飯，芳香可口。原來此飯是姑娘送給情人的佳品。小伙子看上某姑娘，也會向女方討姊妹飯，裡面載有一雙紅筷箸，表示姑娘願意，如果只有一隻，就暗示對方不要再單思了。

走進寨內的吊腳樓，樓高三層，第一層養牲畜，二層住人，三層儲糧。居住層設下長桌宴，大家坐在矮燒吃酸湯魚，所有餸菜均以小碟上桌，蘿蔔絲、羊肉片等，一碟碟疊上去，頗混亂。但，吃是其次，對於團員，拍攝才是戲肉。故此，每次解散，領隊千叮萬囑準時上車。可惜，取景素材太多，又怎能準時歸隊？

貴州集山光水色於一身，亦有清溪怪石，實在要好好保護。可惜，現在商業味道太濃，旅遊包團不計其數，滿街滿巷都是旅客。有旅行社為着節省開支，竟定下類似民宿的客棧，丈夫跟住哥要手提行李走四十五分鐘，該處烏煙瘴氣，一位抱着三歲婦人慌忙地吐了一句：「你們卅多人嗎？我還沒有執拾房間哩。」真夠嚇人。丈夫回來了，帶來了大包細包的紀念品，我想他被姊妹迷了，我不介意，因為抱着這麼多禮物，我也好像過着情人節呀。

落花生有個好女兒

本月初，香港聯合出版集團總裁助理李家駒博士請傳媒界小聚，除收穫一大袋書外，我更了解到香江出版界的最新動態，真是不虛此行。

李博士率領的團隊陣容浩大，集團麾下的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萬里、圓方和中、安友出版社的老總悉數到場，一見面便把各自「寶貝」亮出來。

三聯書店的侯明副總編輯介紹，香港讀者時下特別鍾意本土題材，出版社為此推出「細味香江系列」，銷路大漲。早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五年，三聯推出過十四本「古今香港系列」，一時洛陽紙貴。今番決定延續這一系列，題材有傳統建築、嶺南文化和族群生活等，老照片與地圖一應俱全，文字優美。她說，已出版了《拆村：消逝的九龍村落》、《閑閑、海濱與海浴：香港游泳史》、《漢趣和集：漢唐嶺南文化與生活》和《香港本土旅行八十載》四本，還將推非備系列等，名家小思主筆的香港文學藝術口述史，尤其值得期待。回家後，反覆摩挲淺灰色懷舊風的「細味」叢書封面，心緒真好像飛進了香江昨日。

我同時想，近年香港泛政治化嚴重，大可不必開「本土」或「本土主義」色盤，這裏的「本土」有點像內地的「地域」，突出的是文化地域特色，不僅不應該讀，

呂女士的語調時而激昂，時而低沉，時而憂傷，時而無奈，仿佛她本人與許燕吉一樣，正在經歷人生「苦難的歷程」。她最後揚起頭，似總結道：許燕吉不愧是許地山的女兒，文筆優美細膩，用自己苦難傳奇的一生，說明歷史不僅是大人物的，更是小人物的。

短短一個半鐘，我的心一會兒在「懷舊」的水波中浮沉，一會兒在「苦難的歷程」中翻滾。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盡早去薄扶林天主教堂看望許地山先生，在他的墓碑前輕輕說：「先生，您有個好女兒，她用自己苦難的人生，成就了一部永恒的作品。請您安息吧！」

見多識廣

尹樹廣

還應該鼓勵。

小聚中，中和出版社呂愛軍女士的「演講」最令我感動。她的右手始終握着自己的「寶貝」，那是一本許地山之女許燕吉的回憶錄《我是落花生的女兒》。呂女士標準的北京腔飽含濃情厚意：「這本書可以與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相媲美，甚至超越它，回憶錄中的實際生活並不小說更充滿傳奇。作者一九三三年出生，兩歲來港，八歲父親突然死去，不久日軍佔香港，母親帶著她和哥哥逃往內地，從此漂泊流浪。新中國成立後，她考入北京農學院畜牧系，卻因信基督教被打成右派，入獄六年，連母親都不敢收留她。後孩子夭折，丈夫與其離婚。一九六九年，許燕吉下放到河北一個貧苦地方，為生活所迫，嫁給一個沒有一點愛情的文盲老農民。一九七九年平反，返回上海，卻與這位老農不離不棄……」